

## 三天无网 一身轻

文/韩日辰

终于又可以放假了，对于这难得的假期我们家也不例外地早早制定起了这个假期的行程，希望可以过一个既有意义又充实的假期，不过假期中我离开了网络——我们计划在沂山上住三天。

我长这么大当然是爬过那么几座山的，但这次看起来和往常差别很大。真正身处在深山之中只能接触到纯自然的东西时，才不是简单地感觉到寂静和清爽，给你的的是绝对的纯净，以至于感觉到自己不配去敬畏这自然之力。

真正的旅程开始了，第一天上午我们先到达了我们在沂山上定好的旅馆，在这所谓的天然氧吧中空气真不是一般的清新，也是我呼吸过最纯净的空气了。在这里呆了三天的我回去已经对空气有了一定的要求，鼻子灵敏了好多对于差一点的空气一闻便知。休息适应了一上午之后，我们已经做好了将要爬山的准备，午饭后奇妙的旅程开始了。在我们一行人中有一个伯伯特别懂爬山，我所说的真正的爬山也是他带我们爬的。完全是穿梭在古树和沂山的岩石之间，四面八方都是自然的感觉，这可是网络上难以体会的呀！这样的路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危险，现在的我虽然可以避免危险的发生，但还是要注意的好，因为意外难免也会发生。

一路上欣赏着赏心悦目的风景，呼吸着潍坊质量最高的空气，享受呀！这让我们忘记了自己已经有多疲惫了，只清楚前方是更好的。就这样我们很快就到了沂山的最高峰玉皇顶了，在山顶上俯视着我们的战果，还真有点了不起的感觉呢。这时看到了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只矫健又敏捷的老鹰正盘旋在空中，借助照相机我观察到它真的是很美呀。又过了不久歪头崮也被我们攻下了，路途不同的角度和时间来欣赏同一处风景，最美的时刻这能靠自己来找了。解决完歪头崮之后，我们又决定以狮子岗作为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去过的人应该知道，那里的游客是非常少的，这也可能跟它崎岖地形有关吧。当然到过那所谓狮子头上的人那就更少了，我们也确实是登上了狮子头。

下午在那里看到的风景是我这几天看到过最美的，至今还能记起那光线穿梭在两峰之间的景象实在是美极了。这个下午就这样结束了，晚上我自然是休息的很好。第二天又沿其他的山路征讨了一天，午饭也是在这之中解决的。看到了万年古松，亿万年才能形成的奇特的岩石，真是不虚此行呀！森林深处的古树棵棵都有我身高的四五倍那么高，但只有顶部才有一点点少的可怜的绿叶。仿佛是在争抢那珍贵的阳光，只有高了才能见到太阳。活跃了一天我们又回到了旅馆里，睡了足足的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也就用来休息和简单的散步了。

整个旅程总共历时三天，整整过去了72个小时，我完全忘记了网络，也没有考虑到它对我有多重要。世界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估计是绝对不可能把已知和未知的事物体验完的。也就像不要只在网络上花费多数的时间而致使我们大量用来了解和学习其他事物的时间被占用了。认真对待网络，合理的使用珍贵的时间，也让电脑休息一会。去了解那些你并不知晓却能震撼你的事情，漫步到大自然中，让那纯净的空气洗净你那一身的劳累和精神世界里的疲惫。

## 人生当如背壳

文/黄凌

看过一则小故事，蜗牛问妈妈，为何蚯蚓没有壳？妈妈说，因为它可以钻地，有大地保护它。蜗牛又问，为何毛毛虫没有壳？妈妈说，因为毛毛虫可以变蝴蝶，飞到天上，有天空保护它。蜗牛又问，为何我们背着壳？妈妈坚定的说，我们不靠天，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蜗牛就是每个平凡的人，它所背负的壳，就是人生的苦难和责任。这是与血肉相连的脉络，在生命所有起承转合里，无处不在的蚀心透骨，背负它的同时，不断自我修复阅历，当越来越适应的时候，就能为此生的行走，留下一

处投影，作为脚踏实地最好的印记。

佛教说，人生来就是痛苦的，此生的修行造业，只为来世活的更好。基督教更是说，人生来就带有原罪。耶稣为帮人赎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痛苦的姿势，更像是张开双臂的飞行，像在预言只有受难过的灵魂，才可以蜕走变飞。

无人可以不背负这两样行走世间，狷介之人如此，市侩之人也如此。飞花流动，芊草绵长，一般来说，人更善于趋向花好月圆的人间喜剧，但没有谁能轻易得到欢愉的豁免，必须付出代价，正如

春节的丰盈基于秋收的喜悦，生命的诞生源于母血的滋供。《聊斋》里狐仙可以得到所有她想要的东西，但时间一到就必须还回去，所有轻易得到的，都是不长久的，命运赠送的礼物，暗中标着价格。

记得有人说过，真正的幸福往往以苦痛，丧失和失望的面目出现，只要我们有耐心，就能看到柳暗花明。而这一路上，命运和苦痛常常暗通款曲，有随性魑魅的唆摆，有欲望贪婪的加持，蒙蔽了双眼，把圭臬当成狂欢，奉邪灵为禅庭。西方有谚语，魔鬼都在细节里，上帝欲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这些邪祟让窒碍变香花，识别它们的只有冷静和慧眼。

普罗大众的责任不是烈焰毫光的大鸣大放，也不是绝壁危梁的承前启后，是一饭一粥的家常暖调，是不用言说的温情片段，心有挂念就足以让它满足。

人生当如蜗牛，一步一步来，恪守本心，目不斜视，有毅力，有定见，不为邪魔所引诱，不为外力所胁迫。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不放纵一思一念，不辜负一草一木，做个有情义，有热血的人，背着自己的壳，慢慢往前走。

## 乡村剃头佬

文/余春明

家乡将理发称作剃头，称理发师为剃头佬。记得小时候连公社所在地都没有理发店，都是剃头佬上门服务。一个大队两三百户人家，只有一两个剃头佬。他们有互相默认的服务范围，不会因抢了别人的生意而发生纠纷。每户人家按男丁人数计算报酬，每个人一个月剃两次头，年终结账，称之为“包头”。开始时，一个头一年工钱五角，后来涨为一元，价格还是相当低廉的。

乡村的剃头佬走门串户，很讲信用，服务态度也好。早期农民一般是剃平顶头，也就是比光头在头顶上多留一寸长的头发，有的干脆就剃光头，便于干活。其它部位在推剪剪完后，都要用剃刀刮；而推剪也是手推的，没有电动剪，很费时间。而且一般成人的胡须特别多，又没有现在一样的刮须刀，剃完后几天就会长出来，半个月仍然胡子拉碴一大把，不好受。于是，半个月剃一次是少不了的，到时不剃剃头佬就会很不高兴。倒是我们小孩子不大喜欢剃，每次都要大人千呼万唤甚至从外面抓来强迫剃，低头让别人摆弄，确实很不自在。

俗话说，将心比心。有时候我们看到大人斜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睛听凭剃头佬的刀在头上摆弄时，似乎觉得他们是在享受，感觉很奇怪。我们那么难受，他们怎么如此舒服？后来听大人们交流剃头的感受时才知道，剃刀在头皮

上刮着，酥麻麻的，痒到了心里，难怪那么舒服。而我们看见剃头佬锋利的剃刀在为大人修脸和刮胡须时，心里更是担心，要是割破了皮，那还了得。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剃刀在剃头佬的手里灵活自如，别看他手指粗壮，可拿起剃刀来犹如妇女穿针引线，随心所欲。难怪大人们眯着眼睛在享受着，一点也不害怕。

家乡的风俗，人一生有两次剃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小孩出生后的“满月头”和“歌周(周岁)头”。小孩满月和歌周时，家长会专门通知剃头佬，他们会在午餐前赶到，为小孩剃头。此时的孩子头皮嫩，刀工更要过硬，出不得半点差错。破皮流血俗称“见红”，是很不吉利的。剃头佬一边用刀刮胎毛(娘胎里长的头发)，一边掌彩(讲吉利话)，比如：“肯会长大”、“顺顺利利”、“长命百岁”等。然后将柔软的胎毛捡起，放在手掌里揉，揉成结实的小圆球，让父母留下纪念。这时候，家长会给喜钱，多少不拘，表示谢意；还会留剃头佬吃喜酒，坐上位，盛情款待。

乡村剃头佬只提着一口小木箱，里面放几把剃刀和推剪，一件白布围巾，一块小小的磨刀石，一块帆布刮刀片，两把剪刀，一把刷毛的刷子，一面不大的镜子，如此而已。没有现在理发店里的活动躺椅，就用农户家里的板凳，刮胡子也是坐在一般的椅子上。谈不上设备，但方便了群众，很受欢迎。直到现在，家乡还有少数中老年人接受这种上门服务，不过这样的剃头佬不多了。



我从小孩开始，直到后来长大了，都是一个叫“洋和尚”的剃头佬剃头。洋和尚是绰号，只知道他姓李，真名是什么不清楚。这是一个相当和善的老人，我的记忆中甚至没听过他大声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像个女人。他有严重的气管炎，一边剃头，一边会听到他“呼哧呼哧”地大声喘息。一些爱

开玩笑的年轻人戏称他是“扯炉歇火”，因像铁匠炉的风箱声，他听了一笑置之。他有一个女儿，嫁在邻村。晚年他还收了个徒弟，现在他的徒弟也偶尔包几个头，继承师业。洋和尚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该是在我进城之后，据说是哮喘病发作，一口痰闭住喉管而死的。不知什么原因，每次理发时，我总会想起他，大概这就是难忘岁月在记忆中留下的难于磨灭的印记吧！

## 旧木箱里藏着爱

文/马亚伟

小时候，祖母的一个木箱，对我是最有诱惑力的。木箱上有一把小锁，祖母开锁时，“咔嚓”一声轻响，非常动人。那声响简直就是魔术师的号令，预示着要变出层出不穷的宝贝。

祖母的木箱里，藏着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书呢。其实，木箱很普通，就是一只空荡荡的大箱子。祖母用木板把木箱分成四部分，分门别类把好东西藏在里面。祖母是个精细的人，总是把箱子里收拾得非常规整，什么东西放在哪儿都是固定的。用祖母的话说就是，我闭着眼都能把东西摸出来。

木箱里有糖呀瓜子啦，有时有苹果或者梨，祖母舍不得吃，都给我们姐妹留着。我们家族女孩多，祖母对待我们的方式很特别。

她很少说，姐姐要让着妹妹。每次她都是让我们帮着家里干活，谁干的多，谁得到的就多。堂姐最能干，祖母会做出公正的评判，让最能干的堂姐从木箱里挑好东西。堂姐喜欢吃糖，她挑了3块，馋得我们直流口水。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一块糖。

下次再干活，姐妹们争着干起来。轮到我挑的时候，我会挑几本书。书是三叔带回来的，有小人书，课本，还有文学名著呢。我挑到书，开心地蹦着高，祖母乐得合不拢嘴了，还会奖励我一块糖。祖母喜欢爱读书的孩子，她认为书是宝贝，所以藏在木箱里。木箱里，书和糖果紧紧挨着。后来我看书，知道了有个叫做以色列的民族，为了让孩子爱上读书，在书本上放上蜜，让

孩子从小就知道书是甜的，知识能带给人甘甜。我想，他们的做法和祖母的做法异曲同工，祖母木箱里的书，总是带着糖果的甜味呢。

祖母总问我：“书里都写着啥呢？”我说：“书里的故事可有意思了！”祖母就让我讲给她听。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些方方正正的字，觉得它们神奇极了，排列组合，铺陈叙述，设疑渲染，一个个奇幻美丽的故事就跃然纸上了，里面的人物活灵活现。祖母听我讲着，不停地问“咋这样”，或者追问“后来咋样了”，我兴致更高了。看到祖母听得入迷的样子，我心里那个得意啊！

祖母最喜欢我，姐妹们都有些嫉妒呢，说她把好东西都给了

我。祖母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她爱看书，爱学习，而且回回考第一名，当然要把好得留给她了。以后你们谁考了第一名，也给你们。瞧，都在箱子里藏着呢。”祖母骄傲地拍拍木箱，仿佛木箱是个聚宝盆一样。姐妹们都大声说：“下回一定考第一名！”那时候，我们小村里，我们姐妹几个在不同的年级，成绩都非常好，连老师都说我们家的人聪明。

那只木箱，陪伴着我们长大，陪着祖母变老。祖母老了，还在用那只木箱。木箱是她的嫁妆，陪了她五十多年，就是半个世纪啊！

如今，祖母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但是她的教育方法却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她留给我们的，除了那只很旧的木箱，还有藏在木箱里深深的爱。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ymbaialan@163.com